

昆滇往事

一条小路，一缕乡愁

□自登贤



夕阳之歌

采菊花

□尹祖泽

景谷芒竜村是养育我的故乡，在连绵起伏的大山里有一条小路叫黑岩路，它在别人眼里是再普通不过的小路，于我则是此生难忘的记忆。

过去，小景谷海子街市场繁荣，是凤山和小景谷两乡间的主要集市交易地。从我们村去海子街的唯一通道就是黑岩路。从我记事起，我天天见到从小孩到老人，人背肩扛，在路上艰难往返。一路要经过幽深峡谷、绝壁悬崖和黑风旋转的风洞口。在路上经常会发生摔崖亡命，被毒蛇咬伤，被野兽攻击，被盗匪抢劫、杀害等事件。新中国成立以前，我父亲为了家人的生存，每逢赶集日都得运送农副产品到海子街交易。有一天，他在赶集返回的途中，被两个持刀盗匪抢劫，身上被洗劫一空，但我父亲有智有勇，才能九死一生。在我的童年，不知有多少次都被父亲与歹徒激烈搏斗的惨案噩梦惊醒。过去的几十年，当地百姓为改善这条通道而流血流汗，可芒竜与外地的交通仍被大山阻隔，当地百姓一直在贫困线以下挣扎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党中央作出的精准扶贫部署，像强劲春风吹进芒竜大山，县、乡人民政府投资开发芒竜公路的计划正式实施。我的心情特别激动，辗转反侧，拨动了我儿时的心灵，于是，我便专门从昆明奔回老家。我出于对山路特殊情怀，便和我五弟专门用了两天时间，沿着我父亲曾经走过的脚印亦步亦趋前行。我无心去看野花的颜色、聆听小鸟的叫声和知了的嘶鸣，脑海里不断出现父亲和乡亲们山路里艰难前行的画面。

过了两年，我按捺不住喜悦和激动的心情，迫不及待又专门从省城赶回老家去看新公路。经过工人和乡亲们七百多天的昼夜奋战，公路胜利竣工，乡亲们多年盼望的心愿终于实现。它虽然只有4米5宽，十几公里长，但在我心中是一条多么宏伟、多么宽广而延伸远方的大道。公路时而像一条白色的巨蟒奋力盘山而上，时而像巨龙穿山越岭。站在大黑岩山顶上俯望，新农舍炊烟袅袅，层层梯田，欢快的芒竜小溪，农田青苗，油菜地都被崭新的

水泥公路搂抱在怀中。田园山寨和山花编制在一起，构成一幅美丽的田园山水画卷。我想，如果我父亲还在，父亲看到新公路不知有多开心。

又过了两年，我再次返乡时，一路车水马龙。车轮子代替了脚板子，交通靠走已成为历史，公路已经步入小康快车道。农村里的农副产品运进城，先进科技、教育、卫生进了山寨山。人员流动起来，富余劳动力走出大山去外地打工挣钱，农民的腰包鼓起来了，茅草房变成了瓦房。村里明亮的电灯替代了油灯，做饭、炒菜、烧水、烤火都用电或气。村民饮、用山泉水，吃生态食物，电饭锅、电炒锅、热水器取代了过去烧柴的黑火焰锅。老乡的日子好过我开心。

一条普通的小路，见证了家乡景谷的变迁，不仅是一条致富路，它溶化在我慌张的血脉中、奔涌的思绪里，是我魂牵梦萦的乡愁。

(作者工作单位：昆明市五华区金鼎山军休所，70岁)

又到野菊花开放季节了。天蒙蒙亮，妻子和我各提一个竹篮去村后的山上采野菊花。我们采野菊花是晒干了用来做药枕的。

山路弯弯，羊肠小道，仅容一人通过。路面沙石滑脚，我一边爬，一边往回看，不时地提醒妻子要抓住路边的草柯树枝，踩稳脚。爬了一段距离，我感觉心跳加快，气喘脚软，腾腾热气从与大山摩擦的脚底板升起，传遍全身；身上的毛细孔张开了，“汗泉”持续不断汨汨流淌，溅落在砾石沙土上，留下模糊的印迹。汗迹脚迹连贯一气，展示出山路的漫长，也显示了力的坚忍不拔。耗时一个多小时，妻子和我从沟底气喘吁吁汗流浹背地爬上了山坡。“我们爬上来啦！”妻子双臂张扬，面对群山大声呼叫。群山回音“爬——上——来——啦！”好似在欢迎我们的到来。

山风吹在汗湿淋淋的身上，透凉转冷，有那“高处不胜寒”的写意。我招呼妻子穿上了外衣。站定，往东方看去，洱海平滑得像一面硕大的蓝镜子纹丝不动。一抹红光横陈水天之间，红光上方，堆砌着一堵黑云。黑云企图压住红光，但张扬的红光往上顶撑，往黑云里钻、渗透。渐渐地黑云被浸红、分解，最终转化为一条粉色的绸缎，千针万线在这条绸缎上穿梭、跳跃，刺绣出一匹金光闪闪的彩带。“多美呀！”妻子由衷地赞叹道。随即拿手机拍下这难得一见的美景……

和煦的阳光照在我身，温暖驱寒。我饶有兴致地环顾四周，山体馒头状，顶端平缓，四面陡峭，与儿时的记忆没有太大的变化。山坡上野菊花开放，这里一簇是黄灿灿的，那里一片是白生生的，还有黄白杂居的，鲜嫩可人。我俩不忙摘花，提篮漫步于菊花间，拿出手机互拍风景照：我躺下，支起上身，头由野菊花空隙中钻出来，摇曳的菊花伸着粉嫩的小嘴亲吻我的脸庞，那丝丝挠痒痒的快感，让我禁不住开怀大笑。妻子趁机拍了下来，然后翻给我看。看见自己被野菊花簇拥乐不可支的模样儿，我觉得自己年轻了许多。妻戴着我给地扎的花环，盘腿坐在一簇野菊花旁；她右手抱着一把黄白相间的菊花，左手抬起来，食指和中指张开，做出“V”的手势，脸上露出顽皮的笑容，我趁机拍下她开心一刻的美丽……

玩够了，我俩喜不自胜地摘菊花。菊花，我儿时的玩伴，远离尘嚣、污染，清纯的模样没有变，清香的味儿撩人心怀。它们仰着灿烂的笑脸，好像在说，快来摘我们吧，我们会给你营造一个温馨的环境，让你睡一个安稳的觉。妻子和我喜不自胜地把一朵朵野菊花摘下来放进竹篮。摘了一个小时左右，竹篮装不下了，我俩才罢手。看着这满篮子的菊花，我突然领悟到与其在家吟咏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诗，不如身体力行地爬爬山亲近自然，且能健身开阔心胸、获取摘菊花带来的喜悦，再加上夫妻之间“夕阳恋”的温馨情怀，生活不就如一杯意味深长的甜茶吗？

(作者原工作单位：景洪市第二建筑公司，70岁)

峥嵘岁月

矿山生活乐趣多

□朱兆亮

我在矿山工作二十多年，来到昆明后，在矿山基建部门工作，又同矿山打了十五六年交道。云南金属矿山几乎都留下了我的足迹。

矿山多在远离城镇的山野地区，物质生活、文化生活条件都比较差。然而，矿山也有城市难以享受到的情致乐趣。

我在易门铜矿工作时间较长。流经矿区的绿汁江是一条美丽的江，沿江美景如画。矿务局所在的小绿汁，就在绿汁江边。傍晚，我们一家人常在江边散步。清碧的江水，在夕阳下闪烁着粼粼波光，山的倒影随着微微的波浪在水中荡漾，此情此景，极富诗情画意。

绿汁江沿江有不少可以垂钓的好去处，能享受垂钓休闲的乐趣。一般可以钓到高原水流特有的白鱼，运气好的可以钓到鲢鱼、团鱼等稀有鱼种，大饱口福。矿工们戏称这是拿“水下津贴”。

小绿汁附近绿汁江有一处河湾，水流较缓，雨季到了之前就是个天然游泳池。一些青工们搬来木板搭成跳板，既

可游泳又可跳水，成了游泳爱好者的游乐园。我也是游乐园的常客。

山林中更有大自然恩赐的美味佳肴。春天来了，满山遍野都有野花，一边赏花，一边随手摘取可以食用的野花，好的有棠梨花，其次是苦刺花，还有一些野菜。可食用的野菜也多起来了，有在城市根本看不到的黄泡、黑泡，被称为“救兵粮”的小红果，橄榄特别大，都可以随摘随吃。这些都是纯天然绿色食品，矿工们把采摘野生食物戏称为拿“野外津贴”。

我最喜爱的是捡菌子。在元江镍矿，出门不远就是山林。每逢星期天，邀几个同事一边爬山玩，一边捡菌子。我就是到矿山学会了认识食用菌，能辨别二三十种。俗话说，钓鱼要比吃鱼香。同样，捡菌要比吃菌香。捡菌享受的是原始采集的乐趣。尤其在文化生活十分贫乏的年代，我们把捡菌当成一种美妙的娱乐活动，身心受益。

矿工们总会在艰苦环境中寻找乐趣。牟定铜矿是新建的矿山，出现了一

些新的工作点和居民点。看过电影《地道战》后，有些矿工把地处高的点叫“高家庄”，把临近河边的叫“马家河”，开玩笑的话成了约定俗成的地名。

在东川落雪矿流传了一个笑话，青工们打篮球，不小心篮球掉下山去了。这下坏了，必须背着干粮下山去捡球。这样来表示山高路险，环境艰苦，真是奇思妙想。

我在元江镍矿工作时，猪肉每月有定量供应，附近农民经常拿些鸡鸭来卖，吃肉不成问题，但吃豆腐却成了奢望。几家人商量自己磨豆腐。有一家有做豆腐的经验，他家保存点豆腐的酸浆。于是三家人合伙，买了黄豆，借来石磨等用具，泡好黄豆轮流推磨，由有经验的那家人负责点豆腐，做好后又吃豆花，又吃板豆腐。一次吃不完，把成块的豆腐放在水里可以保存七八天。自己动手做成美食，吃得格外津津有味。这也是矿山一种愉快别致的生活。

(作者原工作单位：云南建投集团，91岁)

人生絮语

奇异的鸟瞰神器

□蔡谓权

初中时作文写游记，囿于那时的条件，大家的题材不外乎昆明市内或近郊的名胜古迹。记得我写的是登临龙门，着墨最多处是扑在龙门石栏上的俯视：只见山脚下公路上如蚂蚁般蠕动的行人，一条笔直窄窄的土埂分割了草海和滇池，两头尖的小渔船像飘浮在水面上的点点谷壳……老师的批改精到，在“俯视”上方用红笔写了“鸟瞰”两字。当时懵懂不知其意，翻出1962年版《新华字典》才得知，“鸟瞰”：从高处向下看。似乎懂了，但又存疑，觉得鸟瞰还须两个条件，一是高度要足够，如有人来喊，我从三楼窗口探头，怕是不能称鸟瞰吧。二是当面要开阔，因为鸟是凌空才能飞翔的嘛。

后来出差乘飞机，心想两个条件都具备，可以好好体验何为鸟瞰了。殊不知飞机的巡航高度在七千米至一万二千米，地上场景隐隐约约，不识庐山真面目。只有在起飞和降落时，才能勉强鸟瞰，但景物转瞬即逝，还因舷窗玻璃的弧度而变形走

样。所以在我的思维定式中，自由自在的鸟瞰真是难求难遇的玄机。

前段时间，有位老同学在群里转了个视频，无人机拍摄的北疆美景，喀纳斯、禾木乡、图瓦村，多么熟悉的地名，何等亲切的风光，我曾脚踏实地到过住下的地方。相比无人机的鸟瞰，我的图像相形见绌，经历沦于浅薄，它飞临我上不去的山巅，穿越我下不去的河谷，我在森林中仰望树梢，他却凌驾于林海之上。那架座垫见方高不盈尺的无人机，上下俯仰升降自如，前后左右纵横自由，环形绕圈旋转自然，还能定点旋停，它敏锐的天眼帮助人们开阔了视野，深化了认知，真不愧是鸟瞰神器啊。

无人机还有出乎意料的奇异功能，它会颠覆人们原有的概念，变熟悉为陌生。8月19日春城晚报8、9两版刊登了大小7幅《鸟瞰昆明》的图片，开始我故意忽略图下的小标题，两眼专注于画面，令人讶异的是竟然一幅都不认识，拿给妻看，同样

茫然。后图题对应，细致辨别，还是疑惑不解，这些地方我们都去过N次，特别是翠湖、金马碧鸡坊、陆军讲武堂，老昆明能不识？但图片是新华社发布的，权威性不容置疑。老痴了？我们大吃一惊，过后冷静分析，才恍然大悟，差异原因盖源于人机有别，鸟瞰神器航拍时的高度和角度人不能及，以最大那幅瀑布公园为例，我们在步廊上抬头观瀑时，背景中必有那不相般配的高楼。而无人机近乎垂直的拍摄，为突显瀑布，自然可以规避有碍观瞻的景物。也因为太高，图片难以体现我们接近瀑布时那种劈头盖脸沓沓飞泻的水势，所以看了不像事出有因。变换思路后，我从独特的门楼、姜黄色的围墙认出了陆军讲武堂，又从水面上角尺般的九曲桥看到了翠湖。金马碧鸡坊、大观楼、云南民族村也勉强认出来，至于屋顶高大华丽的滇池国际会展中心，就算是待解之谜吧。

(作者原单位：云南省医药工业公司，73岁)

春城晚报

开屏新闻App
理想生活 即刻开屏

